

梅為南著

讀詩雜記

梁寒操書



梅
嵩
南
著

讀
詩
雜
記

三
民
書
局
印
行

出版附言

一、本書係依前人詩話體裁，隨感隨寫，爲詩學隨筆之一種，故名「讀詩雜記」。

二、本書內容，一部份引用古今人對於作詩之意見與評論，其中引用隨園詩話者較多，足爲學詩者之貴重參考。

三、本書作者對於研習詩學，偶有所得所感，或回憶往事，卽行記入，不分朝代先後。

四、本書作者對於引用古今人之詩體，不揣譾陋，間或參以己見，加以評述。

五、詩友來往之詩，凡手邊有資料可查或記憶可及者，當設法儘量記入，其手邊缺乏資料，或原詩遺失而又無法記憶者則從略。

六、本書出版倉卒，未及詳加細閱，錯誤自屬難免，惟希詩學先進，賜予指導，則幸甚矣。

著者謹識

讀詩雜記

林和靖有詠梅詩句云：「疎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黃庭堅評之曰：「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『疎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』之句，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：『雪後園林纔半樹，水邊籬落忽橫枝。』似勝前句，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？文章大概亦如女色，好惡止繫於人。」（林和靖詩集附錄）。蓋依人性情之不同，而各有所嗜也。文章如此，詩詞亦然。

鮑照行路難云：「對案不能食，拔劍擊柱長歎息：『丈夫生世會幾時，安能蹀躞垂羽翼？』棄置罷官去，還家自休息。朝出與親辭，暮還在親側。弄兒牀前戲，看婦機中織。自古聖賢盡貧賤，何況我輩孤且直！」其一種去官還鄉家屬團聚之樂，躍然紙上。古來對於人生問題，頗多議論，然大抵以及時行樂，樂天知命與愛惜青春爲唯一之主張。古詩第十五首云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？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」第十三首云：「……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……」曹丕善哉行云：「人生若寄，多憂何爲？今我不樂，歲月如馳。」曹植筵篋引云：「驚風飄白日，光景馳西流。盛時不可再，百年不我適。生存華屋處，零落

歸山丘。先民誰不死？知命復何憂！」又阮籍詠懷詩云：「……朝爲媚少年，夕暮成醜老，自非王子晉，誰能常美好？」金縷曲：「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須惜少年時。」前四首爲勸人不可錯過行樂機會，莫懷憂鬱心情，處世達觀；後兩首乃勸人愛惜青春，莫使韶華虛度。

聶夷中對於社會間之不平現象與同情農民之心理，有一首詩寫得異常透澈，其詩云：「昨日到城郭，歸來淚滿巾。徧身綾羅者，不是養蠶人。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，剜却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徧照逃亡屋。」他指出都市與農村生活之不合理，生產者與消費者間之種種矛盾，深表不滿。蓋住居都市之人，大多衣服麗都，窮奢極慾；而農村之農民，則生活窮苦，挖肉補瘡，兩相比較，不啻天壤。

詩除五古、七古、排律、律詩、絕詩及六言詩外，尙有三五七言詩體之一種，如李白之「秋風清，秋月明，落葉聚還散，寒鴉棲復驚，相思相見知何日？此時此地難爲情」是也。

中國詩學，約可分爲下列數派：一曰自然主義派（田園派），陶潛（淵明）、孟浩然、王維（摩詰）、范成大（石湖）等屬之；二曰理想派（浪漫派），李白（太白）屬之；三曰寫實派，杜甫（子美）、元結（次山）、顧況（逋翁）等屬之；四曰通俗派，白居易（樂天）、

梅堯臣（聖俞）等屬之；五曰理學派（洛陽派）、邵雍（堯夫）、司馬光等屬之。其他又有所謂歐陽修（永叔）、王安石、黃庭堅（山谷）、陳師道（無己）、晁冲之、韓駒、曾幾等之江西詩派與徐照（靈暉）、徐璣（靈淵）、翁卷（靈舒）、趙師秀（靈秀）之四靈詩派。

昔人有賣子詩云：「生汝如雛鳳，年荒值幾錢？此行頗珍重，不比阿娘邊。」讀之其一種悽楚酸辛之情，不覺湧上心頭也。

詩與樂府不同，唐元稹於元和丁酉（八一七）作樂府古題序，說明詩與樂府之區別曰：「由詩而下九名（詩、行、詠、吟、題、怨、歎、章、篇。）皆屬事而作，雖題號不同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。後之審樂者，往往采其詞，度爲歌曲。蓋選詞以配樂，非由樂以定詞也。由操而下八名（操、引、謠、謳、歌、曲、詞、調。）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，在音聲者，因聲以度詞，審調以節唱，句讀長短之數，聲韻平上之差，莫不由之準度，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，採民氓者爲謳謠，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，斯皆由樂以定詞，非選調以配樂也。」

作詩首重天籟，而推敲則屬技術問題。古人作詩，用心殊苦，雖一字之微，亦不能存絲毫苟且。黃山谷詩：「歸燕略無三日事，高蟬正用一枝鳴。」「用」初曰「抱」，又改曰「占」，曰「在」，曰「帶」，至「用」字始定。又王荊公絕句云：「京口瓜州一水間，鍾山祇隔數重山；春風又綠江南岸，明月何時照我還？」吳中人士家藏其草，

初云「又到江南岸」，圈去「到」字，注曰「不好」，改爲「過」字，復圈去「過」字而改爲「入」，旋改爲「滿」，凡如是十餘字，始定爲「綠」字，可見詩人用心之苦。賈島有詩句云：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自注云：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；知音如不賞，歸臥故山秋。」其斟酌字句之慎重，豈草率從事粗製濫造者所能比擬？白居易詩：「舊詩時時改」，杜甫云：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，亦卽此意。

虞姬之死，史記未有記載，清女詩人吳文璧有詩一首詠之云：「大王眞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；惜哉太史公，不紀美人死。」其崇拜項羽與同情虞姬之心，溢於詩表。

歐陽永叔固不僅以能文鳴於有宋一代，而其所爲詩詞，亦頗膾炙人口，其「玉樓春」詞云：「別後不知君遠近，觸目淒涼多少悶。漸行漸遠漸無書，水濶魚沉何處問？夜深風竹敲秋韻，萬紫千聲皆是恨。故欹單枕夢中尋，夢又不成燈又燼。」其描寫別後淒楚之情形，異常深刻。

柳永一名三變，耆卿其字也。喜作小詞，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。不得志時，常縱遊妓館酒樓間，不自檢束。其能傳名於後世者，以其詞言多近俗，易於感人，且又爲俗人所悅故也。其「雨霖鈴」云：「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，念去去千里煙波，暮沉沉楚天濶。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？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

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」其描寫離情別緒，至爲深刻，讀之真有「慘莫慘兮生別離」之感焉！

作詩之道，本乎天籟，不能專事雕琢字句，以詞害意，更不能矯揉造作，反乎自然。明唐順之與茅鹿門論詩云：「卽如以詩爲喻，陶彭澤未嘗較聲律，雕文句，但信手寫出，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。何則？其本色高也。自有詩以來，其較聲律，雕文句，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，無如沈約；苦却一生精力，使人讀其詩，綑縛纏綿，滿卷累牘，竟不能道出一兩句好話。何則？其本色卑也。本色卑，文不能工也；而況非其本色者哉！」（唐順之與茅鹿門書）

古詩十九首，相傳爲漢枚乘所作，然看十九首之內容，似非一人之手筆。如第四首云：「……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飈塵，何不策高足？先據要路津，無爲守窮賤，轆轤長苦辛。」第十一首云：「……盛衰各有時，立身苦不早。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？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」其人生觀顯屬樂觀、奮鬥、進取，期能得到政權，佔據要位，其一種熱中於富貴功名之思想，躍然紙上。惟第十三首：「……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」第十五首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？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

與等期。」此兩首又鑒於人生旅程之短促而主張飲酒行樂，前後思想，充滿矛盾，故古詩十九首相傳爲枚乘一人所作，不無可疑。或曰：詩每首獨立，不必其思想盡同，詩人更不必有此拘束。古人作詩，前後思想矛盾者，其例甚多，豈能強其同一主張乎？此說似亦有理。詩人爲詩，大抵隨興之所至，自由吟詠，有時樂觀，有時悲觀。樂觀時歡天喜地，得意忘形；悲觀時痛哭流涕，志氣銷沉。或則醉心於醇酒美人之間，浪漫不羈；或則志行高潔，縱情山水，不與世俗爲伍。此無他，一則由於詩人所賦之性格，二則因時因地而心境有所不同之故耳！

聲韻之興，始於謝莊、沈約，沈撰四聲韻譜，分字爲平上去入，爲聲韻學上一大變遷。四聲中又別其清濁，以爲雙聲，一韻者以爲疊韻，輕者爲清，重者爲濁，所謂前有浮聲，則後有切響是也。茗溪漁隱叢話引學林新編云：「南史謝莊傳曰：王元謨問莊，何者爲雙聲？何者爲疊韻？答曰：互護爲雙聲，礪礪爲疊韻。某案，古人以四聲爲切韻，紐以雙聲疊韻，必以五音爲定。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，西方舌聲爲金音，南方齒聲爲火音，北方唇聲爲水音，中央牙聲爲土音也。雙聲者，同音而不同韻也；疊韻者，同音而又同韻也。互護同爲唇音，而二字不同韻，故謂之雙聲；礪礪同爲牙音，而二字又同韻，故謂之疊韻。若彷彿、熠燿、騏驥、慷慨、咿喔、賑霖，皆雙聲也；若侏儒、童蒙、崆峒、崑崙、螳螂、滴瀝，皆疊韻也。廣韻曰：章灼良略是雙聲，灼略章良是疊韻。」

又曰：廳剔靈歷是雙聲，剔歷廳靈是疊韻，舉此例，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，可以定矣。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：幾家村草裏，吹笛隔江聞。幾家村草，吹笛隔江，皆雙聲也。某案，村字是唇音，草字是齒音，吹字是唇音，笛字是齒音，此非同音字，不可謂之雙聲也。存中又曰：月影侵簪冷，江光逼展清。侵簪逼展，皆疊韻也。某案，侵字是唇音，簪字是齒音，逼字是唇音，展字是舌音，既非同音字，而逼展二字，又不同韻，不可謂疊韻也。某案，李羣玉詩曰：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鈎轉格磔聲。曲詰崎嶇，乃雙聲也；鈎轉格磔，乃疊韻也。」

詩有詩之風格，隨各人之吟詠而不同。苕溪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云：「爲詩欲詞格清美，當看鮑照，謝靈運；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，當看淵明；欲清深閑淡，當看韋蘇州、柳子厚、孟浩然、王摩詰、賈長江；欲氣格豪逸，當看退之，李白；欲法度備足，當看杜子美；欲知詩之源流，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。」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）

田園詩人陶淵明，所爲詩文，清新自然，讀之如服清涼劑，其歸去來辭，尤使人百讀不厭，著有陶淵明集十卷。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：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；抑揚爽朗，莫與之京。」韋應物、白居易、蘇軾、王安石等皆慕效之。然其所生五子皆不慧，常多愁歎而見之於詩，豈詩人命運之屯蹇有如美人之薄命耶？其責子詩云：「白髮被兩鬢

，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（一名儼）已二八，懶惰固無匹。阿宣（一名俟）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雍（一名份）端（一名佚）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通子（一名修）垂九齡，但念（一作「覓」字）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」淵明以生子既如此，只好委諸天命，而以杯中物來消除煩惱。而杜子美對此，反覺毫不在乎謂：「生子賢與愚，何其挂懷抱？」可見陶杜之觀點，各有不同也。蘇東坡云：「吾於詩人，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」沈德潛云：「淵明詩胸次浩然，天真絕俗，當於言語意象外求之。唐人祖述者，王右丞得其清腴，孟山人得其閒遠，儲太祝得其真朴，韋蘇州得其冲和，柳柳州得其峻潔，氣體風神，翛然埃壒之外。」

釋惠洪冷齋夜話嘗云：「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，問曰解否？嫗曰解，則錄之，不解則又復易之，故唐末之詩，近於鄙俚。」此說似有可信處。

茗溪漁隱叢話引唐子西語錄云：「詩最難事也。吾於佗文，不至蹇澀，惟作詩甚苦，悲吟累日，僅能成篇。初讀時未見可羞處，姑置之。明日取讀，瑕疵百出，輒復悲吟累日，反復改正，比之前時，稍稍有加焉。復數日取出讀之，疵病復出，凡如此數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終不能奇。李賀母責賀曰：『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。』非過論也。今之君子，動輒千百言，略不經意事，真可愧哉！」古人作詩，其用心之苦，有如此者。

胡元任云：「絕詩有扇對格，第一與第三句對，第二與第四句對。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：『得罪台州去，時危棄碩儒；移官蓬閣後，穀貴歿潛夫。』東坡和鬱孤臺詩云：『解後陪車馬，尋芳謝眺洲；淒涼望鄉國，得句仲宣樓。』又唐人絕句，亦用此格。如『去年花下留連飲，暖日天桃鵲亂啼；今日江邊容易別，淡煙衰草馬頻嘶。』之類是也。」

蘇東坡云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詩曰：『藍溪白石出，玉山紅葉稀；山路元無雨，空翠溼人衣。』此摩詰之詩也。」

葉夢得石林詩話云：「讀古人詩多，意有所喜處，誦憶之久，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。」

律詩對偶，原極嚴格，惟唐人作律詩，有時亦未必盡守此法則者，如李白之送友人詩云：「青山橫北郭，白水遶東城。此地一爲別，孤蓬萬里征。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揮手自茲去，蕭蕭班馬鳴。」第三句之「一爲」與第四句之「萬里」，對偶不工整，原不合律詩體裁，因「爲」字係動詞，而「里」字則係名詞也。按照律詩體例，「爲」字應改爲「時」字方合。然此詩出於大詩人李白之手筆，後人鮮有非議者，由此可知字字講求對偶，亦屬過於呆板也。

李白之靜夜思詩云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；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全

體平仄不叶，原不合絕詩體裁，此種詩體，稱爲全拘體詩。而駱賓王之易水送別詩云：「此地別燕丹，壯士髮衝冠；昔時人已沒，今日水猶寒。」頭二句平仄不叶，亦不合絕詩體裁，此種詩體，稱爲半拘體詩，亦稱拘句格。

重疊用韻，原係一種詩病，然古人多喜用之，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：「知章騎馬似乘船，天子呼來不上船。」「眼花落井水底眠，長安市上酒家眠。」「汝陽三斗始朝天，舉觴白眼望青天。」「皎如玉樹臨風前，蘇晉長齋繡佛前。」又曰：「脫帽露頂王公前。」此歌三十二句，共押二船字，二眠字，二天字，三前字。王魯直云：「老杜飲中八仙歌，船字、眠字、天字韻，各再押，前字韻凡三押，此歌分八篇，人人各異，雖重用韻無害，亦周詩分章之意耳！」又曹子建美女篇云：「明珠交玉體，珊瑚間木難；佳人慕高義，求賢良獨難。」一篇押二難字。江淹雜體詩云：「韓公淪賣藥，梅生隱市門；太平多懽娛，飛蓋東都門。」一篇押二門字。此例甚多，不勝枚舉，然總可稱之爲詩之變態，而不能視作正常之詩也。但此點有一例外，同韻而不同義者，雖重用亦無妨，如蘇東坡送江公著詩云：「忽憶釣臺歸洗耳，亦念人生行樂耳！」（自注云：「二耳義不同，故得重用。」）

常建詩云：「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，但聞鐘磬音。」歐陽永叔最愛賞其「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

深」兩句，常歎爲不可及。殷璠則愛其「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」之句。而洪駒甫則讚其全篇皆工，不祇限於中間四句也。

註解古唐詩之清詩人王堯衢論詩云：「因遇得題，因題達情，如星宿之海，萬斛湧泉，隨地而出。又如春風及物，時雨沾濡，天喬百物，隨氣而興，莫不具足，要皆出於自然者。而顧鰓鰓於字句間，以求其當，棄原從流，則無詩矣。」又云：「由是潛契默悟，能神遊於法之外者，即巧生於法之中，故深造者必自得不聞不充實者，可幾神化也。夫詩至神化，即不拘於法，而左右咸宜，冥有象以歸無象，本有爲以底無爲。……吾願讀詩者曠觀雲物之變幻，靜聽山水之清音，以豁其胸襟，自出其才識膽力，尙論古人，自有悠然會心處，久之天機流動，當有得於此解之未及者。」（見「古唐詩合解序」）

樂天之詩，通俗清新，乃其所長。嘗在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，有親書詩云「一山門作兩山門，兩寺元從一寺分。東澗水流西澗水，南山雲起北山雲。前臺花發後臺見，上界鐘清下界聞。遙想吾師行道處，天香桂子落紛紛。」將東西南北，前後上下，包在一起，造句之妙，可謂極致矣。

文與詩不同，能文而不能詩者多矣，但能詩而不能文者則甚少。杜甫以詩見勝，而韓愈則以文見長。杜甫固能文，然不及其詩；韓愈固能詩，惟不及其文。予來臺灣，與各方人士遊，見臺人有能詩而不能文者，初頗訝之，後經詳加研究，乃知日據時期，臺

人研究詩學之風頗盛，民間詩社，一時數達三百之多。惟對於國文之研究，則極度衰落，故有能詩而不能文之現象發生耳！

茗溪漁隱叢話引王直方詩話云：「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，予獨愛白樂天一絕云：『漢使却回憑寄語，黃金何日贖蛾眉？君王若問妾顏色，莫道不如宮裏時。』蓋其意優遊而不迫切故也。然樂天賦此詩，年甚少。」（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廿一）。予讀此詩，亦不禁爲昭君一灑同情之淚。

王君玉謂人曰：「詩家不妨間用俗語，尤見工夫。」蘇東坡避謗詩云：「風來震澤帆初飽，雨入松江水漸肥。」風飽水肥，皆俗語也。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，北人以晝寢爲黑甜，故東坡云：「三盃軟飽後，一枕黑甜餘。」此亦用俗語也。

南唐僧謙明，中秋得句云：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？」先得上句，次年秋，方得下句。東坡中秋月詩云：「嘗聞此宵月，萬里同陰晴。」注云：「故人史生爲余言，嘗見海賈云：中秋有月，則是歲珠多而圓，常以此候之，雖相去萬里，他日會合相問，陰晴無不同者。」

明胡應麟詩藪內編云：「七言律最難，迄唐世工者不過數人，人不過數篇。」律詩之最工者莫如杜甫。清詩別裁之選編者沈德潛常謂杜之七律有四不可及：「學之博也，才之大也，氣之盛也，格之變也。」蓋律詩之難，難在中間四句，如第三句必須與第四

句對偶，第五句必須與第六句對偶，每首詩必用同一韻，不得中途換韻，並限定祇能用平聲韻，不能用仄聲韻。律者可解釋爲個人生活之自律，黨團軍隊之紀律，政府公佈之法律也。律詩形式謹嚴，拘束性甚大，不能與古體詩如五古、七古之歌、行、吟等之自由所可同日而語。

律詩絕詩以外，有所謂「全仄詩體」，係屬變體詩之一種，全篇均用仄聲字，如梅聖俞寄晏元獻（一說「舟中與家人夜飲」，隨園詩話稱「酌酒與婦飲」。）詩云：「月出斷岸口，影照別舸背。且獨與婦飲，頗勝俗客對。月漸上我席，暝色亦稍退。豈必在秉燭？此景已可愛。」詩家變體，以宋魏菊莊所著「詩人玉屑」，言之最詳。

詩有六言詩體一種，但今作此體者甚少。王荊公有題金牛洞六言詩云：「水冷冷而北去，山靡靡而旁圍；欲窮源而不得，竟悵望以東歸。」黃山谷題詩云：「司命無心播物，祖師有記傳衣；白雲橫而度，高鳥倦而猶飛。」范成大有六言詩苦雨五首，茲錄其第一首云：「河流滿滿更滿，檐溜垂垂又垂；皇天寧有漏處，后土豈無乾時？」喜晴第二首云：「窗間梅熟落蒂，牆下筍成出林；連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覺夏深。」又蘇曼殊東居時，曾畫文姬圖寄其詩友劉三，劉以六言詩三首答之云：「白頭天山蘇武，紅淚洛水文姬；喜汝玉關深入，將安闐此胡兒？」「東瀛吹簫乞者，笠子壓到眉梢；記得臨觴鳴咽，忽忽三日魂銷。」「支那音非秦轉，先見婆羅多詩；和尚而定國號，國無人焉

可知。」

苕溪漁隱云：「予讀五代舊史，隱（按卽羅隱）錢塘人，工詩，尤長於詠史，唐宰相鄭畋深器之，鄭有女，美而才，嘗得隱詩，諷誦至於忘寢食，鄭憐其意，欲以妻隱。一日，召隱至私第，具食，俾女於壁間窺之，女見隱貌極陋，遂焚其詩，不復肯誦焉！婚亦竟不成，隱累舉進士不第。」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）。中國古來有男才女貌之說，觀於鄭女之例，自不能以一概論之矣。

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：「天下事有意爲之，輒不能盡妙，而文章尤然，文章之間，詩尤然。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，此所以用功者雖多，而名家者終少也。」

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，崖旣顯達，求霖三十年不可得，作憶霖詩云：「寄語巢由莫相笑，此生終不美輕肥。」昔有此風，今則絕無矣。

詩之內容，必須切題，而詩題又必須以簡明扼要爲主，最短者爲一字，普通數字至一、二十字不等，太長則不佳。避詩題冗長之法，可於詩題後面，附序說明卽可，無須連綿不斷，有如瓜葛也。詩題之長者，莫如黃山谷之「湖口人李正臣，蓄異石九峯，東坡先生名曰，壺中九華，並爲作詩。後八年，自海外歸，過湖口，石已爲好事者所取，乃和前篇以爲笑。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。明年，當崇寧之元年五月二十日，庭堅繫舟湖口，李正臣持此詩來，石旣不可復見，東坡亦下世矣，感歎不足，因次前韻。」